



春节伙食团开张了

□罗光毅

在北京带孙娃子的大姐和大姐夫带着孙娃子回来了，同时带回来的不仅是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还有回到家乡的满面喜悦。

那天去机场接他们，姐夫给我说，孙娃子放假了，我们也跟着放假了，大姐拉开行李包说，看吧，我们带回来了好多牛羊肉，我一瞅，一大块叠着一大块的牛羊肉把行李包塞得满满的。

大姐说，我们又可以开伙食团了。

这些年，大姐和姐夫都在北京带孙娃子，只有孙娃子放假了，他们才回到老家来。大姐是家里的老大，有号召力，她一回到家，就会把几个妹妹的家庭聚集拢来，在她家集中过春节。春节前后的十多天里，几个妹妹的家人基本上都是吃完早餐就慢慢悠悠地去到大姐家里，大姐家就像伙食团一样，管着几家人的伙食，直至他们回北京前一天才给伙食团按下暂停键。

大姐到家后在家庭微信群一声招呼，伙食团准备开张了哟。众姐妹齐声回应，各自备足鸡鸭鱼肉、瓜果蔬菜、小吃零食，就浩浩荡荡地向伙食团进军了。

伙食团开张的第一餐，各家各户都拿出看家本事在厨房里尽显厨艺，满桌的菜肴，色香味俱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胃口大开。趁还没有开席，挑几样有特色的来说说。

小妹夫制作的大盘鸡，带着地道的新疆特色，从来都是最早被清空的特色菜之一。这菜得益于小妹夫曾在乌鲁木齐工作过几年，喜欢烹饪的他，对新疆大盘鸡情有独钟，进餐馆吃饭必点这道菜，多次看着厨师制作，了解了制作的全部过程，就开始偷师学艺，几经练手成就了这道菜的品质，在家宴上隆重推出后，受到家人的追捧，成为家宴的特别保留节目。

红烧肉本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，一刀五花肉在大姐夫手里，经过微火烹制至色香味俱佳，再经高压锅压软，出锅的红烧肉就肉色金黄，入口肥而不腻，这道菜也是家宴保留的传统菜品。家里的孩儿们吃后直呼，太棒了，这就是外婆的味道。

孙老师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特邀嘉宾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90后”，今年93岁，他是大姐和姐夫以前的同事，也是他们最为要好的朋友，每次家庭聚会都会叫上他，大家也把他当作家人看待。孙老

师身板硬朗，性情温和，做得一手好菜，他为我们这个家宴奉献的是他的拿手菜：香卤猪手。一分为二的香卤猪手，在他的卤制下，色泽亮丽，软糯爽口，是佐餐下酒的佳肴。能尝到93岁老人亲手卤制的香卤猪手，真是口福不浅。

我虽上不了厨房，但我为丰盛的家宴准备了一瓶自制的桂花酒，酒是农家自酿的白酒，桂花也是在农家桂花树上亲手采摘的，浸泡了整整一年，瓶盖一打开，满屋飘逸着带有桂花的酒香。

当大人孩子都围上桌时，大姐端着酒杯说，我们过年伙食团今天正式开张了，为我们幸福生活、快乐人生干杯！

干杯，干杯！

一桌的欢声笑语弥漫在客厅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每年冬月二十五上午10时，我都要接受邀请，到都枳山参加黄叔的梅园开剪仪式。

都枳山位于万州城北部，又名北山，离市中心约5公里。

黄叔比我大一轮，我俩都属龙。

我喜欢步行山水，2004年冬月二十五这天，我刚好走到黄叔家附近，老远就看到一片金黄色的蜡梅，闻到浓浓的花香。

最奇特的是——黄叔一个人，跪在梅园边叩拜，还插香燃烛。

这情景，一下就吸引住了我。我见过拜观音的、拜山神的、拜奇石的、拜古树的，但第一次见到拜蜡梅的。

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，待他拜毕，上前问好，交谈起来。

黄叔向我讲起了他家种蜡梅的往事。

他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分得刘老财的部分房子和园子，园子里有不少花，蜡梅、玉兰、月季、海棠、芍药，等等。后来因为人口增加，不得不扩大生产用地，好些花被砍了种庄稼。唯有10株蜡梅，因为花枝可以卖钱，被保留在他家的自留地。

上世纪70年代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10株蜡梅活生生被民兵砍掉9株，要不是黄叔的奶奶扑在树上，用生命呵护，保存下了一株，他家的蜡梅就绝种了。黄叔的父亲，被生产队开大会批斗了几次，说他一脑子“发家致富”的资产阶级思想。

1981年秋，土地下户后，花市渐渐兴隆。因此他家的蜡梅，从一株变成几株，几十株，上百株，成了远近闻名的黄家梅园。蜡梅，成了他家的主要经济收入，日子过得比别家好，率先修起了红砖房。

种蜡梅，并不轻松。土地要松软，必须加入大量的腐叶

土。因此，每年黄叔和家人，都要去林中运腐叶土。还要保水。蜡梅不怕严寒，也不怕暴晒，但忌缺水。因此，梅园中一定要有蓄水池。早春和晚秋在蜡梅根部埋一些腐熟的有机肥，以提供温和长久的肥力。“枝瘦花不繁”，民谚不欺人。蜡梅在4-6月是生长期，需要充足的营养，必须定期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或复合肥。7到9月孕蕾期，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量，促进花芽分化和花朵开放。

一年中要对蜡梅修剪三五次。第一次是在春节过后发芽之前，对蜡梅进行一次重剪，除去病弱枝、交叉枝、短截生长枝，以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性，增强长势；发芽后4到8月之间，要对长势强劲的枝条及时进行短截，以及除去位置不合适的枝条，让蜡梅保持健康美观的株形，并且增加当年开花枝。9月以后蜡梅基本停止生长，形成花苞。

种蜡梅累不可怕，但种蜡梅挣不到钱，就成了家庭大问题。原因简单——当时，车子不能直接开上都枳山，每次步行背到市里卖，量小、价低、时长。

儿子不愿种蜡梅了，满打满算，一年的收入，最多顶打一季度的工，不划算。儿子去长安跨越厂打工，后来在市里买房，回家的时候极少，他和蜡梅，渐行渐远。

梅园只好由黄叔打理，他还要兼顾包产地的生产。

尽管黄叔也知道种蜡梅不划算，儿子算账没错。儿子说，到城里捡垃圾的收入，都比种蜡梅高出几倍不止。可黄叔对梅园，一往情深，所以坚持不懈。

黄叔的梅园

□马卫

都枳山有种蜡梅的传统。

相传明代的时候，有个朱家的亲王后裔，在都枳山建了座猎场。有次他打猎，发现了一只梅花鹿，待他追上时，鹿钻进土里不见了。他以为眼睛花了，闭上眼睛再睁开，从土里冒出一株蜡梅来。开始是细芽，眨眼之间，就长成了1尺多高的梅树。这株蜡梅特别奇怪：它的香，不是素心梅、馨口梅、檀香梅的，而是比檀香梅的香还浓，浓得化不开。

后来人们把它称为“都枳梅”。

这天是冬月二十五，也从此，都枳山的人把蜡梅开剪仪式，定在这天，都枳山种蜡梅的人家，都要燃烛、烧纸祭拜。

蜡梅的花期，从冬月到正月，这期间卖蜡梅成了黄叔雷打不动的工作。每年一万多块钱的收入，够他一年的开销。

黄叔种了40年蜡梅，70岁了还坚持。黄叔的人生，充满了蜡梅的香味。

只是儿子没时间参加每年的开剪仪式，黄叔还是十分遗憾。所以对我的到来，他非常高兴。

黄叔剪出的，是美丽乡村。

黄叔的梅园，也是他的精神家园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归期(外一首)

□李洪

今日小年。母亲一遍又一遍把滚烫的方言传过来
火塘边成淡有味的独白
窗棂上泛白的喜字，以及
低空中游移不定的鸡鸣犬吠
琐碎而温润
淹没我早已结痂的耳朵

腊月，像一句蜡染的谶言
一如既往，横陈在
黑白交替的时光间隙
从不曾褪色，也不曾远离
吼几句无人聆听的乡音
我细心收拾起母亲的心情
楔进掐算已久的归期深处

火塘

祖父扔在乡下的名词
冒着旧历年的余温
更多时候，我愿意像父亲一样
掏出煨熟的紫芋、红薯条和白玉糕
连同童心锁映射的光
反复修补被镂空的记忆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南天湖的雪

□邹仁波

一万朵雪花吸纳了蓝天所有的蓝
分享给了红豆、锦鸡和木莲
北纬29.5度的眼泪
玉帝和王母都心照不宣
杜撰相思的反义词贬义词
牛郎织女依然乘着银河里
通往南天湖的那条古船

王母投下的一枚蓝汪汪的硬币
想贩卖整个雪山
系着幻想的长绳围绕古树飞速旋转
把雪山砸出了
雪玉的洞和洞中的悬念

我想掘一条运河 深抑或浅
把南天湖的蓝分一半给长江
把南天湖的雪留一半给海洋
我想泊来巫山的红叶和云雨
也想泊来装满神女故事的航船

南天湖的雪从不说谎话
只有你穿上王子和公主的礼服
她才会给你解开悬念
让你抚摸雪白的肌肤和温暖的脸
铺开滑雪场的壮阔
怀揣明月与鸟鸣 速度与激情
冲开一座座绚烂的春山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第一中学校)

